

影响我的书

那是200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。暑气渐消,我立在书架前,目光漫无目的地逡巡。忽然,角落里一本熟悉又陌生的书影抓住了视线——《战争论》。我伸手将它抽出来。翻开它,也揭开了我与这部经典长达20余年的“思想对话”。

说来,这本书来到我身边,要早很多年。1982年,我刚从部队调到某军校,在哲学教研室任教。为填补知识结构里军事哲学的空白,我特意买回这部厚厚的经典。那时我刚20岁出头,面对这部结构宏大、思辨艰深的大部头,只觉得头皮发麻。我硬着头皮草草通读一遍,像完成一项任务。不能说没有收获,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”这样的观点,便在那时印入脑海。但那些深邃的辩证、冰冷的逻辑链条,于当时的我而言,更多是遥远而模糊的理论星图,未曾真正点亮我的思考。如同新兵第一次摸枪,只有陌生与敬畏,尚未形成真正的“对话”。不久,我调入机关,事务繁杂,这本书便静静退回到书架角落。

2004年那个傍晚,当我再次抽出它时,情境已然迥异。我已转岗,站在讲台与学术研究的门槛上,内心鼓荡着一股强烈的冲动:如何在政工理论研究上寻得突破?那些来自一线鲜活经验,如何才能淬炼成有分量的教学和研究成果?

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,我开始了与它第一次真正的“对话”。那半个多月,我将所有业余时间交给了开篇的“论战争的性质”,反复咀嚼。克劳塞维茨从哲学高度俯瞰战争的恢宏视角,他对政治、军事、暴力三者关系的冷峻剖析,像一道强光刺穿思维迷雾。

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击中了我:我们总是在谈论军事理论创新,可是否曾追问,驱动这“创新”本身的哲学根基是什么?克劳塞维茨用哲学解剖战争,我为何不能尝试用哲学的透镜,去审视“军事理论创新”这个活动本身?

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,便汹涌难抑。我立即构思了《推进军事理论创新的哲学新视角》,从认识论、实践论、方法论、知识论、技术论五个哲学维度,层层剖析战争形态深刻变革背景下军事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。不久,这篇万余字的文章,在军事学核心期刊以篇首发表。顺着这条被照亮的路径,我进一步构思了《从新军事变革看政治作战走向主战场》,探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政治工作作为“作战手段”的必然趋势走向。

这次“对话”,让我完成了从“求知者”到“探究者”的一次跃升。

2005年9月,我领衔承担“战斗精神培育问题研究”课题。任务迫切而重大:在信息化战场上,如何深刻认识战斗精神的制胜价值?如何突破培育的现实困境?

课题组讨论热烈,却总觉得缺了那根能串联所有材料的“主心骨”。我再次翻

与《战争论》“对话”

■ 邓一非

开《战争论》,带着“战斗精神”这张问题地图,在克氏的文本中寻找思想启迪。

很快,我找到了。在关于“精神要素”“武德”“胆量”的论述中,克氏的见解如金石掷地。他将精神力量置于物质力量之上,视其为“贯穿整个战争领域的灵魂”,是“战略的第一要素”。那个著名的“乘数理论”极大升华了我的认知,物质力量是“被乘数”,精神力量是“乘数”,最终的战斗力量是它们的乘积。

尤其触动我的,是他对“危险”与“劳累”的论述——只有在“战争阻力”的严酷磨盘下,真正的勇气和武德才能被锤炼出来。这像一道闪电,劈开了我之前的困惑:和平时期的战斗精神培育,绝不能是温室呵护,而必须在“近似实战的复杂困难条件中”完成内化和转化。

思路一旦廓清,研究路径豁然开朗。我们将理论溯源、历史检视、现实困境、实践路径,都置于“战争制胜关键要素”的高度综合审视。3个多月后,《论

红色家书凝忠魂

■ 陈汉忠

阅读分享

翻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红色经典丛书《红色家书》,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革命战争年代的心灵之窗。近百位革命先烈的百余封家书,让我体会到什么是坚定的信念,什么是视死如归的勇气。《红色家书》中集纳的每一封信件,字里行间闪耀着信仰的光芒。这些家书的作者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作出了同样的选择——用生命践行信仰,以热血守护家国。他们的家书有烽火连天中的怀乡思亲,有狱中绝笔,也有慷慨就义前的遗言。

1923年,时任上海大学教授的恽代英,在给弟媳的信中写道:“我因颇欲以一日之长谋社会的根本改造,故不欲以儿女之事自累。”他本可享受优厚的生活条件,却选择了艰苦卓绝的革命道路。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时,他不幸被捕。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,他坚强不屈,写下著名的狱中诗:“浪迹江湖忆旧游,故人死尽各千秋。已接忧思寻常事,留得豪情作楚囚。”

读到股夫的家书,我不由想起鲁迅先生1933年2月发表在《现代》杂志上,为纪念“左联”五烈士所写的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一文。股夫是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。

1927年,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

战斗精神培养》这部研究作品顺利完成,出版后受到部队欢迎。

第三次,也是最深刻的一次“对话”,源于书中一句看似平常却力有千钧的话:“任何思维都是一种能力。”这几个字,在信息化浪潮拍打军事变革堤岸的时代,于我不啻为一声惊雷。

当大多数人聚焦于技术、装备、战法时,我在想:技术固然可怕,但驱动技术、运用技术、创造技术的思维,是否正经历一场更为静默却也更为根本的革命?如果“思维是一种能力”,那么在战争形态剧变的时代,我们最需要发展和变革的,是否正是这种“军事思维”的重要能力?

带着这个从古典智慧中生发出来的、指向未来的尖锐问题,我不再是带着具体疑问寻找答案,而是试图与克氏进行一场关于“思维”本身的跨时代对话。我将他关于战争复杂性、不确定性、“摩擦”理论的深刻论述,尤其是其中蕴含的辩证和系统思维,作为磨刀石,来砥砺我思考“思维变革”的刀刃。

我将《战争论》相关章节反复研读十几遍,每读一遍,对“战争是复杂系统”的体认就深一分。同时,我边读边思考:从克氏笔下的“战争迷雾”到今天的“信息迷雾”,战争的复杂性本质变了吗?没有,但它被注入了信息时代的新内核。那么,适应工业化战争的线性、机械、实体思维,如何转向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非线性、系统、信息思维?

这场“对话”的结晶,是《军事思维变革论》——一个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军事学研究项目。在近一年时间里,我沉浸在这场思维的自我革命中,独立完成了这本专著,系统阐述了信息时代军事思维变革的基本特征、主要动因、趋向走势与实践威力,提出了思维重心信息化、工具智能化、形式整合化、视域多维化等观点,深入论述了从实体思维到信息思维、从要素思维到系统思维等五大转向。

这本专著获得了全军政治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。让我感到很受鼓励的是,我在《解放军报》“军事创新思维漫谈”专栏发表的《“思维差”比“技术差”更可怕》见报后,许多同行战友打来电话,说“戳中了要害”。

三次“对话”,次第展开,由浅入深。从探寻“哲学视角”,到淬炼“精神刀锋”,再到变革“思维范式”,《战争论》于我,早已不仅是一部论著,而是一块磨砺思维利刃的“磨刀石”。

它不曾给我现成的答案,却总是在我思想怠惰或方向模糊时,以其冷峻的深刻与磅礴的体系,向我发起挑战,逼我亮出观点,磨快思维的刀刃。

今天,当我在课堂上与学员们探讨战争哲学,在研究中审视新的军事变革时,那来自19世纪的声音依然会在耳边响起。这场“对话”从未结束,也永远不会结束——因为思想只有在与经典的碰撞中,才能迸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而作为一名教师,最大的幸福莫过于,能将这碰撞产生的火花,传递给更多在军事思想道路上求索的人们。

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,故我虽死犹存。”归侨赤子沈尔七给母亲留言:“惟今如不抗日救国,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,故我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。”

纸间字字凝忠魂,墨里行行照汗青。这些红色家书跨越近百年时光,今天依然能直抵人心。它们共同诉说着:信仰是共产党人永远常青的精神之树;家国情怀是革命先辈取之不竭的力量之源。我们生在和平年代,长在盛世中华,未曾经历先烈们那样的枪林弹雨和生死考验,但红色家书中蕴含的精神,始终是成长路上的宝贵滋养。

迷彩书屋

长征

第6703期

历程再现 史论结合

——评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防和军队建设(1949—1978)》

■ 褚 银

作品读评



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防和军队建设(1949—1978)》(杨贵华著,福建人民出版社),是“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丛书”之一。作者以严谨的文献史料为基础,系统梳理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,中国共产党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光辉历程与重大成就。该书兼具学术深度与可读性,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历史著作。

作者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,依据翔实可靠的文献史料,真实再现了改革开放前29年党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辉煌历史。全书围绕与战争、国防、军队直接相关的建设内容展开,涵盖了

家国情怀中的青春咏叹

■ 刘笑伟

诗 品

近日,我读到青年军旅诗人许诺的诗集《握过月光的手》(长江文艺出版社),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。诗集中的诗作,既承续了中国军旅诗的光荣传统,又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,为钢铁营盘增添了几分柔情。

应当说,这是一部深沉而明亮的诗集。说它深沉,是因为它触及了军人生命的本质内容——牺牲、坚守、奉献与忠诚;说它明亮,是因为它始终洋溢着青春的朝气,即使写到伤痛,也带着一种倔强的、向上的力量。诗人以在场的姿态、女性的视角,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既熟悉又显独特的军旅生活。

军旅诗天然地承担着抒发家国情怀的使命。《握过月光的手》中的家国情怀,不是空洞的口号,而是通过具体的意象和个人的感受来表达的。换言之,诗人将宏大的家国叙事通过个体的生命体验来呈现。

请看《战士和他的背影》一诗:“你的影子/像一颗颗银色的螺钉/在旋转的时空中/在变幻的沧海桑田之中/铆定/那个我们共同深爱的/那个/叫做中国的地方”。“银色螺钉”这个意象,既暗示了战士在国防事业中的位置,又以其微小反衬出坚守的可贵。在时空流转、沧海桑田中,一个“铆”字,写尽了军人对祖国的忠诚。这种忠诚不是抽象的概念,而是具体的、可触可感的。在(天空,哨所)中,诗人写道:“或许是因为这里的风淘干净了每一颗心/既年轻又苍老的士兵们/在太阳应该升起的时候/一次又一次地头顶地平线出发。”“风淘干净了每一颗心”——这个“淘”字极具质感,高原的风不仅吹刮着身体,更淘洗了灵魂,滤去了杂质,留下了纯粹。而“既年轻又苍老”这个矛盾的修辞,精准地捕捉了边关军人的特殊状态:年龄是年轻的,但风霜让他们面色粗糙、面容苍老。士兵们“用每一次含氧量不足的呼吸/把空气染白”——缺氧的高原环境被转化为诗意的表达,“染白”既是实写哈气成霜,又隐喻着生命的净化与奉献。军人对祖国的热爱、对使命的执着,尽在诗中。

《零上与零下》直面军人生命中的根本性选择:“军人终其一生/都在选择/在生与死之间/在生活与使命之间/

武装力量建设、国防动员、军事设施、国防科技、边防建设等方面。与许多综合性历史著作不同,本书并未过多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等间接的相关内容,而是紧扣主题,突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导核心作用。

在结构安排上,本书采用章节体例,将1949年至1978年这段历史按发展进程划分为8个篇章,兼顾了时间脉络与事件的完整性。开篇记述了解放全国大陆、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历史任务,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事形势与任务、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等内容。随后,聚焦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起步探索,包括确立建设现代化国防的指导思想,调整体制编制并初步合成军队,建立海军、空军与加强各特种兵,组建和调整军事院校,建立正规工作制度,发展国防工业,以及初步构建人民防空体系与武装动员体制。各章节以时间为经、事件为纬,确保重大历史活动的连贯叙述;部分内容适当进行了追溯或延伸,有效增强了叙事的完整性。

全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主线,重点呈现了各历史阶段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的战略思想、军事方针与重大决策,系统梳理了党中央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提出的重要方针与原则。同时,书中详细记述了

对重要军事活动的指导、决策与指挥,特别是战争与重大军事斗争中的战略部署与执行。

此外,该书还系统梳理了1949年至1978年间人民解放军的各项建设,如国防动员建设、人民防空、民兵与预备役建设、屯垦戍边、经济战备建设(三线建设工程)、核武器与国防科技发展等重要内容。

通过这些叙述,该书生动展现了人民军队在较短时间内由单一陆军逐步发展为陆、海、空及第二炮兵等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的历程,彰显了党领导下的威武之师、文明之师、胜利之师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的光辉足迹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作者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时,适当加入了客观评述,引导读者思考历史进程中的曲折与经验教训,从而为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有益借鉴。这种史论结合的方式,提升了全书的思想深度,也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历史视野。

总的来看,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防和军队建设(1949—1978)》力图通过回顾党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艰辛与辉煌,增强全民族的国防意识,鼓舞全国人民继续关心和支持国防现代化事业。同时,书中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,也为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启示。

在隐忍与出击之间/在痛与更痛之间。”这首诗层层递进,从生死的终极抉择,到日常生活的牺牲,再到情感的隐忍,最后是“痛与更痛”——不是选择痛或不痛,而是在痛与更痛之间选择,这才是军人的伟岸与高大之处。

这部诗集的特质之一,是它的“在场感”。诗人不是远观的抒情者,而是深度介入的亲历者。这种在场,首先体现为“脚力”的在场——不是用眼睛看,而是用整个身心去感受。诗集中,诗人写到了北极哨所、南海小岛,也写到了青藏高原和大漠戈壁。这是诗人生命的足迹,也是写作的现场。

《海岛日记》就是这种在场书写的作品:“这是我的齿轮,定格的地方——/我的右脚/已浇铸在雪白的礁石上/我的背影/已浇铸在墨蓝色的海上”。“浇铸”一词反复出现,暗示着战士的生命已经与海岛融为一体。最动人的是“我的脸上/沟沟壑壑,都写满了/海风的情话”——脸上的皱纹本是岁月和风霜的痕迹,却被诗意地转化为“情话”的书写。这种转化,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认同:不是忍受,而是热爱。战士们在孤寂的海岛,心怀着的是万里河山。

《擂鼓》一诗,以强烈的节奏感和声音意象,再现了实战化训练的紧张与力量感:“咚,咚,咚/血液敲打血管的声音/战靴敲打地壳的声音/青春敲打年轮的声音/血肉敲打骨头的声音”。这种跃然纸上的现场书写,真实展现了军人的训练生活,因此格外具有冲击力。整首诗节奏短促有力,如同一串密集的鼓点,敲在读者心坎之上。

作为一部出自女性军人之手的诗集,《握过月光的手》的独特之处,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时代女军人视角下的军旅生活。在当代军旅女诗人中,尚方、阮晓星、辛娅、湛虹颖等以其女性的视角,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、不可替代的审美维度。许诺继承了女性诗人情感丰富细腻的特点,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开掘。

首先,女性视角带来了情感表达的细腻与节制。在《我生命中还没写出的部分》中:“当我写信的时候/我左手无名指/被风的匕首划破了/指尖一滴血,暖得很温柔/像你,像我们/像那一天,

站台上的告别”。“风的匕首”与“暖得很温柔”形成张力,或许暗示着军人的情感世界总是带着某种遗憾。但这种伤痕不是痛苦的,而是“温柔”的,是一种可以珍藏的痛。

《握过月光的手》一诗,以女性视角探讨时光与责任:“无人区的夜/三千里静谧无声/万仞之上/风刃之前/有多少无名的双手/右手,握着千万根/通往城市的灯光/左手,轻轻握住一缕/故乡的月光”。这是一个精妙的对称结构——右手连接着责任,左手连接情感。月光是不握不住的,但诗人偏要说“握住”,这是一种情感的宣告:即使身在无人区,即使风刃如匕、寒意蚀骨,故乡的月光依然可以被感知、被珍藏。

这部诗集的另一个重要特质,是鲜明的青春色调。这种青春不是温室里的娇嫩,而是风沙中的锋芒;不是未经世事的单纯,而是在磨砺中依然保持的锐气。

《开刃》一诗以极具质感的语言,写出了青春的磨砺过程:“我要用迷彩的砂纸/一遍又一遍/把结痂的地方磨平/用朱日和的风沙/把刺手的青春抛光/用汗水,像锤子那样/一滴一滴/把凹进去的钢铁砸平。”一名合格的军人,就是要把成长的伤痛、青春的个性用“砂纸磨平”“风沙抛光”“汗水砸平”。表面上看,这是在消除棱角,但这不是磨灭个性,而是由地方青年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的必然过程。“开刃”这个标题暗示了这一点:青春需要磨砺,磨砺锻造价值。

诗作的青春色调,在《走吧,去边关》一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我认为,这是诗集中青春气息最浓郁的一首:“走吧,去边关/趁你的迷彩和战靴还鲜亮的时候/趁你的棱角和被角一样/还硬邦邦/支棱着的时候/趁山溪还没有结冰/胡杨还没有落下第一片完整的叶子/早鸪还没有挖好/它过冬的第一个巢穴”。戍守边关,青春无悔。这是对青春最热烈的召唤,也是对边关最浪漫的想象。这种浪漫是属于青春的,而军人正是青春的群体。

《握过月光的手》已经展现出一种相对独特而成熟的诗学特质。当然,在下一步的创作中,期待诗人能够从军旅生活中提炼出更多独特的感受和意象,能够写出更多直击人的心灵、拥有较高辨识度的优秀诗篇。一句话,期待诗人从军人写到“人”,从边关写到“军旅”,从当下写到“新时代”,这或许是通往更大格局的路径。